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 幸运儿彼尔(下)

· 彭托皮丹卷 ·

【丹麦】H·彭托皮丹◎著 陈磊◎译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014039169

I534.45  
13  
V2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 幸运儿彼尔(下)

· 彭托皮丹卷 ·

【丹麦】H·彭托皮丹◎著 陈磊◎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北航

C1726578

I534.45

13

V2



## 第十七章

菲利普·萨洛蒙家并不是经常举办正式的宴会，但如果要办，规模一般就很盛大。伊万被指定为家中庆典场合的操办人，提前很久就会准备好详细的计划，并交给父母过目等待认可。他通常还会准备一两个惊喜节目，他说这样“可以保证宴会成功”。有时是在房间里摆上雅致的花卉，有时是准备一道新奇的饭后甜点，如果计划中有跳舞，他就会准备四对方块舞。这次宴会他准备得特别用心，不仅是为了庆祝新婚夫妇的归来，也要为彼尔的伟大工程进行庆典揭幕。他原计划在花园里点亮灯光，燃放烟火，但此计划遭到菲利普·萨洛蒙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许可在海边的树上挂上中国式的灯笼，在他看来，这样效果也很棒。同时，伊万还保留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他称那是宴会的“压轴节目”。

房屋的布置还没完全结束，家里人还都在卧室里梳妆打扮，彼尔就



来了。他之前忘了问宴会什么时间开始，因此非常不幸地早到了一个小时。他这时心情就已经很糟了。昨天晚上到家时，他看到桌上有一大卷文件。原来马科斯·本哈特把之前伊万送去的图纸和计算表都送了回来。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也很疲劳，但因为好奇还是犹犹豫豫地打开了它。那些图纸他已经多年没有拿过了，纸页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泛黄了。一瞬间，他又被完全吸引了。去年，整项工程在他眼里还只是一个草图勾勒的构想，那些具体的细节，精心设计的水闸、桥塔、堆垛堤坝，反复演算过的数字和迷宫般复杂的图表，原本已经都快忘光了，此刻却突然出现在眼前，重新照亮了他叛逆时代就明确的梦想。

他被震撼了，惊喜中还带着一种近乎庄重的感觉，他被自己打动了。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多么具有创造力啊！他每展开新的一页，自豪感就增添一分，同时增加的还有一种压倒性的挫败感。他坐在最后一张图纸前，陷入混沌的思绪之中。他看见纽伯德尔的那间小屋，那间他年轻时代曾在里面劳碌过的徒剩四壁的小屋。虽然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但他还是开心地在绘图板前吹着口哨。在那些充满着不屈不挠的勇敢的忙碌岁月里，那里曾让他感到乡愁。到了夜里，良心中的地精也不能摧毁他白日里构建起的幸福城堡。逆境只是另一种激励，被人误解和错判只会让他更加藐视一切。那时，他虽然吃不饱，债务累累，裤子上打满补丁，但他每天都像国王一样安睡，天神一样醒来。

然而清晨当他再一次展开图纸更加仔细地研究，之前的那种震惊感消失了。凭着这次旅行中学到的经验，他很轻易地就发现了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可能达成的计划在里面，这些发现逐渐让他不安起来。他的自信最近本来就遭到重创，现在几乎摇摇欲坠了。他一整天都待在房里，越来越强烈地想要让计划变得更完善。最后，没有一处经得起他的批评，他费尽心思，却想不到一个改善的方法。以前面对工作，他脑袋里、指尖上总有无数的灵感，但现在思考起来，却毫无头绪。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无能为力，心里涌起一股死亡般的恐惧感。他烦躁起来，在园景房前的露台上来回踱步。他的装扮非常优雅，一身时髦的套装，再搭

一件白色的缎面马甲，绣花的衬衫前面别着一对闪闪发光的钻石饰钉，那是雅各贝送他的礼物。精心修剪的头发就像一块黑丝绒盖在头上，脑后还按照欧洲风格剃到了脖子上，露出结实的肌肉。嘴唇上的小胡子像军官一样高高翘起，在国外期间，下巴上的山羊胡却越剃越短，现在只在嘴唇下留着小小一点。

突然间，他听见丝绸衣裙拖在地上窸窸窣窣的声音，有谁走进了园景房。他转过身，原来是南妮正靠在门口急切地四处张望。南妮知道他已经来了，她看见他的马车进了大门，于是急忙打扮好，赶在其他人之前下了楼。她只在门口晃了一下，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向他点了点头，然后立刻退了出去，就像是在找着什么东西一样。彼尔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一整天，他根本没有想到过她。彼尔犹豫了片刻，跟了上去。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要我帮忙吗？”

“哦，谢谢，没什么，”她说就要走，但仍在张望着，“是我手套上的饰钉。不过没关系。我去雅各贝那里借用一下。我们好像来得太早了。”她顿了一下又说。

“是啊，我整整早到了一个小时。”

“哦，可怜的人儿！”她顺着裸露的肩膀看着他，一副同情的样子。

彼尔迟疑片刻，然后果断地走近一步，先鞠了一躬，然后彬彬有礼地伸出胳膊，幽默地说：“好吧，现在，既然客人已经来了，我能不能有幸请……”

她抬起头，用羞怯的目光迅速瞥了他一眼，就好像担心他的话中有什么暗指。然后她一脸疲倦的样子打开扇子，就仿佛不想为这些事烦恼一样，她挽起他的胳膊，别过脸说：“你说得对！我们就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吧。”

“我们这位优雅的女士今晚好像不太开心啊，”说着，两人走进邻室，那是一间涂着白漆，洛可可风格的小房间。“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我就是希望这讨厌的一天赶紧结束。”

“为什么呢？”

“我讨厌宴会。”

“哎呀，这句话真令我惊讶。是最近才这样的吗？”

“应该是的。但我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首先你的称呼变成了‘女士’。然后，不知不觉地，你就成了奶奶了。”

“好吧，你知道的，最后这个尊号还要经过一系列手续的。我们可以坐下来吗？”他停下来，指了指面前放着绸垫的小沙发。“还是说，你担心客人还没来，你就弄皱了衣服？”他见她还在犹豫，于是又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就像是在怀疑他的话中隐藏着什么含义，这让他很迷惑。她没有回答，只把裙子像扇子一样在身旁铺开，坐在沙发的边上。

“你能想象吗，”他在她身旁坐下，然后说道，“你真能想象吗，我们在罗马分开才过了一个星期。”

“啊，怎么会想象不到呢？”

“你没有感觉吗，自从我们那天早上在车站告别以来，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你记得吗……在那个火车站。”

南妮愣了片刻，一副完全不能理解的样子，然后断然地摇摇头。

“不，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没有吗？”

“没有，而且在罗马的时候很恐怖啊，不是吗？”

“你是这样觉得的吗？我没看出你在那里不开心啊。”

“你没看出来？也许吧。”

“那么，换句话说，你很高兴又回到家里了吧？”

“高兴？”南妮掉转视线，露出厌倦的表情耸耸肩。“我觉得所有的地方都很可怕。尤其是在家里最可怕。”

彼尔笑了。“你今天真是让人意想不到。那么，世界上有谁……”

“我想说的是，”她装作不安的样子打断彼尔，“你好像非常喜欢罗马，是吗？你肯定特别喜欢那儿。”

“是有点儿。跟你说实话吧，你——还有你的丈夫，当然了——离开之后，那个城市的魅力就消失了不止一点点。所以没过几天，我也离开

了。”听了这些话，南妮没有作声，只是低头看着扇子，同时脸上巧妙地露出一个凄然的笑容。她慢慢抬起那双美丽的眼睛，温柔的眼神脉脉含情，彼尔从中感到隐秘的爱恋。

彼尔又一次被南妮迷住了，心里开始感觉到不安。而为了在今晚一展风姿，她也毫无保留，使出了浑身解数。她穿着最爱的，亮闪闪的金黄色衣服，与她那东方风情的容貌和乌黑的头发非常相称。她按照日本女人的样子，把脑后的头发高高梳起，用一把玳瑁梳子高高固定在头顶。在她裸露的胸前，还别着两朵大大的，暗红色玫瑰。

彼尔不得不尽力控制自己，以免做出冒昧举动。南妮注意到这点，也开始留心起来。她知道这样的游戏对她来说很危险，但也不再感到困扰，她只想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且，她觉得这样做暂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一时之间控制不住强烈的冲动，伸出双手抱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红红的嘴唇，她是不会真这么做的。因为她想保持住自己的高傲感，她并不想真的对戴林不忠。当然，对于戴林有意无意的冷漠态度，她经常感到恼火，有时也并不害怕讲给他听，但是对于戴林，她仍感觉非常骄傲，她可不想做出冒险之举，然后被他抛弃。每一天，看到城里的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酒店歌手，全都对戴林奉承讨好，她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作为戴林的妻子，她能得到什么，她的心里充满了期望。

然而她一再和彼尔纠缠也并非毫无目的。她坚持认为这样做自有其合理、正当的理由。从以前类似的情况中，她学会了，每当有男人征服了她的心，她就会想到，如果能把他彻底引向危险的深渊，让他无法自拔，在那一刻，她对这个男人的迷恋就会消失。她的欲望将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她要平静地看着他一败涂地。

管家和一个女仆要布置房间，他们被打断了。彼尔挪到离她很远的位置，他们这些那些聊了一会儿。

仆人们还在室内，南妮突然问：“可是雅各贝在哪儿呢？她肯定知道你已经来了。我到她房里的时候，她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彼尔仍旧没有说话，他不想说起雅各贝。

但南妮继续说着：“你看到她肯定会很高兴的。她穿着那套新衣服真是太美了。说不定是你亲自为她挑选的吧？”

“我？不是。”彼尔不情愿地小声说。

“啊，对了。雅各贝肯定是在你回来之前订做的。但她肯定是按照你的喜好选的，她和你说过吗？”

“没有，我完全不记得。”

“那么，肯定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了！”

彼尔没有作答。他突然变得心烦意乱，魂不守舍起来，他看着南妮，眼神越加迷离。南妮美丽的身体激起了他心中隐匿的叛逆精神和抢掠激情。他糟糕的心情，以及对自己的不满情绪，他本想留待以后再去思考，此刻却激励他去投入新的冒险。南妮就像一剂能让他平静的麻醉剂，他被她迷住了，觉得只有她才能给他一剂滚烫的解药，让他能够遗忘。而雅各贝的一切都必须让位。那句箴言正是雅各贝自己说的，“如果想达成目标，你必须不择手段”。

仆人们离开后，他又挪到了南妮近旁。这时，他开始提起罗马，还有他们告别时的情景，他把一只手亲昵地放在她背后的沙发背上。这让她又想起那天在雅尼库鲁姆山观光时的情景，彼尔突如其来的大胆的靠近让她不知所措，她不安地躲开了。

他的眼神中也有某种东西，那让她想起从意大利回家途中那晚做过的一个梦。梦境很古怪，令人不快，却撩起情欲，以致醒来后她头痛难忍。几天前她去动物园，有一只黄灿灿的大老虎让她非常喜欢。在梦中，这只老虎爬到她的床上，开始和她嬉闹，柔软的毛皮温柔地抚弄着她。最后，老虎整个身子压在她的胸脯上，突然间，她从老虎眼睛里认出彼尔尖锐的目光。

“你记得火车开走时，你花束里掉下了一朵玫瑰吗？”彼尔问道，“我把它捡起来藏好了，现在还收着呢。”

“天哪！实在是用不着这么麻烦——”

“那要看情况。不管怎么说，是从两只漂亮的小手中掉下来的。”



彼尔还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话可是南妮最想听的。她的手可勉强算是她的缺点所在。当然了，那两只手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丑，但她也很难掩饰，她的手指有些短。

“我觉得你这些恭维话应该对雅各贝说。”她接着一边说一边换了个坐姿，以便躲开彼尔尖锐的目光，但是没能成功。

“可这是为什么呢？”他不管不顾发起了攻击，“对一位美丽的女人称赞她的美貌，这难道犯了法？亲爱的小姨子，难道要我对您撒谎，说您不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而是最危险可怕的人吗？那样有什么好处？不管怎么说，您都是知道的，我曾经也有过徒劳的希望——这些您肯定都知道。好了，我们别再说过去那些伤心事了。您不会要我的，我也只得放弃。但毫无疑问，我觉得您真是太美了。”

这时，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一不留神走得太过。他似乎看见她眼中闪过一丝怨恨，他猜得没错。他耳朵发烫，想着如果自己的进攻失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

然后，他突然感觉她的双臂搂住了自己的脖子，滚烫的双唇贴了过来。不过一分钟的工夫，彼尔随即恢复了镇定，而南妮也立即走到了窗边。她背对彼尔站着，一只手不安地贴在脸上，就像是刚挨了一巴掌一样。

这时，伊万坚定而自信的声音从前厅传了过来。很快，他就迈着两条发条玩具般的短腿，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指挥部下投入战斗的军官，身后还紧跟着几个仆人：两个身着镶着缎带的制服的雇来的侍者，一个穿着长罩衣的装饰师。

当他看见彼尔和南妮躲在这间小屋里，没有按照晚宴计划行动时，就停了一会儿。

“接待室在客厅！”他大声说着又急匆匆地走了，身后的帮手们面面相觑，都咧着嘴笑了。

南妮和彼尔谁都没动，后来，彼尔才站起身，仍是一脸茫然的表情。听到他起身，南妮也转过身，她的表情既生气又愧疚，但她态度却非常坚决，甚至是严厉地阻止彼尔再靠近。园景房里的声音大了起来，她一时有

些紧张，脸色发白，于是低着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去了。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回过头，她把收着的扇子抵在嘴上，声音柔柔地说：“你要是敢对任何人提起你在这里的冒犯之举……”

“怎么了？……那会怎么样，南妮？”彼尔激动地说。

“那，”她继续发誓，但那双美丽的眼睛却表明她并不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们两个就再也不能成为好朋友。”

他们之前听见的原来是菲利普·萨洛蒙和妻子的声音，夫妇俩正手挽手走进园景房。这个精明的金融巨头非常爱自己的妻子，莉亚夫人穿着一条昂贵的镶着雅致蕾丝花边的酒红色礼服。但是他一看到走进房间的彼尔，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他一看到彼尔，就想起那个令人心痛的任务：公开宣布自己女儿和这个在他眼里毫无用处完全不相称的人订婚的消息。他本来昨天就准备找彼尔谈一谈的，但是听说了他在马科斯·本哈特那里的遭遇之后，他就无法开口了。现在他仍然感觉很难以启齿，他甚至没有和这位越走越近的女婿握手，不过彼尔也没有这个意愿。

伊万又像个玩具般急匆匆走了进来，这一次是来确认一切是否都已准备就绪。第一辆马车已经到了门口，孩子们穿着白色的衣服蹦蹦跳跳跑了出去。罗萨莉亚也到了，但雅各贝却还是没有出来。她穿衣服时出了点儿问题给耽搁住了，她还不习惯对衣着这么用心，费了好大劲却还是没能把紧身胸衣穿好，绝望之下，只好叫来女仆帮忙。

半数客人都到齐了，她才露面。南妮非常期待看到自己精心理下的伏笔会怎么样，于是就待在彼尔近旁，想看看彼尔看到雅各贝的那一刻，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彼尔一下子气得脸都白了。雅各贝非常不幸地做了一件开胸很低的衣服，但她的身材根本不适合这样的款式。她想自己就要见到未婚夫了，另外也记起了那趟甜蜜的爱情之旅，觉得应该打扮得性感一些，因此就导致了犯下这个愚蠢的错误。她此举触痛了彼尔最敏感的神经。他注意到雅各贝进来时几个先生都笑了，因此都不想面对她了。

与此同时，客人们开始从前厅涌入，女仆们和雇来的侍者忙着帮客

人挂衣服。马车一辆接一辆开上铺着地毯的台阶前面，而外面的海滨大道上，装饰精美的马车和租来的公共马车排成一条长龙，一步一步地往别墅挪动。最后，园景房和相邻的两间大厅里聚集了大约一百位客人。当然大部分来客都是金融界人士，从太太们的珠宝首饰上就能看得出来，不过也有一些大学教授、医生、艺术家和作家。

年轻的小姐们大多穿着舞会服装，因为他们知道要跳舞。一些年龄稍大的女士，尤其是那些犹太妇女也毫不害羞，让她们的女裁缝在场合以及当下流行允许的范围內，设计出尽量多展露她们身材的衣服。

失败了的自由港财团的所有成员都接到了邀请，但大多数都找借口推脱了，昨天的事情发生后，伊万已经料到会这样。只有“昔日的农民”诺里哈维先生来了，他脖子上挂着粗粗的金链子，脚上穿着双层底的靴子，一身村野打扮在优雅的宾客中相当显眼。伊万碰巧看到他的马车开过来，和他一起的是哥本哈根社交圈的雄狮，律师哈斯莱杰。看到这两个人的组合，伊万吃了一惊，他还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要给彼尔。他记得昨天的会议上，诺里哈维先生对最后不了了之的结果有些不满。而至于律师哈斯莱杰呢，他是个充满热情、很有抱负的商人，他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把马科斯·本哈特视为自己的榜样，榜样放弃的东西，他想去试一试，这也没什么值得惊讶。

家里的常客，也就是“星期日访客”中，有阿龙·伊斯里尔，还有高出众人许多的文学史学家波林，他专爱引用别人的东西，就像《圣经》中瘦骨嶙峋的母牛，总是吞食自己的同类却不会长胖。阿龙·伊斯里尔把自己瘦小不安的身体躲在房间角落里，但即便这样很多朋友还是立刻就找到了他。而波林却站在门口显眼的位置上，虽然他高得不可思议，脸色也像生了病般白得引人注目，但就和在文学界一样倒霉，完全没有人注意到他。就连曾经被他追求过的罗萨莉亚和女友手挽手从他旁边经过，也没有瞧一瞧他。罗萨莉亚还不满十六岁，个子很小，长得也不起眼，但穿着打扮却像个妇女，大多数时候，她的眼神还是很好的。彼尔逐渐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其程度已远远超过他想要的。他挺拔的身姿和褐色的皮肤，

在众多久坐家中和待在办公室中的面孔里，令人格外有好感。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萨洛蒙家里，虽然很多人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些听说过他的人，和可能读过他书的人都很惊讶，他竟然如此年轻。那些人本以为他可能更像个诗人，看到他这副未来领导者和先锋的样子都吃了一惊。

但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桑博士。此刻，那桑博士正站在外面的露天上，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那些男男女女全都在谈笑风生。有人问他对最近新出版的某本书有什么意见，那是一部名为“与天使格斗”的长诗，引发了一些关注。诗的作者是年轻的诗人保尔·伯格，他长相丑陋，曾经是萨洛蒙家的常客，也是南妮众多未成功的追求者之一。直到现在，保尔仍是聚集在那桑博士周围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他们都渴望得到博士权威的庇护。他以前的诗用词优雅，令人想到艾尼瓦德森，但音韵上却糟得一塌糊涂。他曾师承艾尼瓦德森，耐心地等待，打磨韵律，每个形容词都仔细推敲。年复一年，他出版了一系列小书，每本都越来越薄，越来越贫乏。他在诗中翻来覆去地讲述自己年轻时代的悲惨遭遇，调子在抱怨牢骚和故作反抗之间轻微徘徊。

一年以前，他出版了一本书，就连他的朋友们和资助人都也难以称赞，打击太大，他难以承受。然后他突然从哥本哈根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听说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后来有一天，有传言说他独自躲在日德兰岛的一座小镇上，像个隐士般住在简陋的小屋里，远离尘世喧嚣，只潜心思考自己的命运。也是在那里，他写出了这本惊人的书。在书的前言里，他直接痛斥了自己过去的反叛，并解释说，经过长久的精神斗争，他终于从基督教恭顺和谦卑的精神中找到了安宁和幸福。

他以前的朋友不相信他是真的皈依了宗教，那桑博士却坚称，他是因为文学上的虚荣心遭到冒犯，想要报复，性欲又得不到满足，但由此产生的宗教信仰却仍然是真实的。事实上，在那桑看来，这种皈依的起源是非常典型的，他甚至很高兴地举出一系列例子加以证实，其援引事例上至最著名的教父的告白，下至格伦特维的名言。

另外，诗人经历了变化的同时，诗歌本身也取得了突破。这部厚厚的书表现手法细致而自信，每一页都充满激情，迸发出全新的力量，达到了新的感情深度。诗集中的十几首诗展现了日德兰风景中空旷凄凉的场景，以及人们生活的单调。这些作品表面上看似非常写实，但其背后的无形世界中仍闪耀着一丝光芒。正是这一点让每个人都感觉非同凡响，异常惊艳。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灵魂的触及如此浅显，但现在，他重拾了童年时代的信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的诗强劲有力，就像是一颗黑矿石，发自灵魂深处，来自地下世界。

大厅里人群开始涌动，通往餐厅的门开了，人们开始入座就席。

在大家开始就餐之前，菲利普·萨洛蒙让伊万转告彼尔，他认为现在就是宣布订婚的合适时机。他同时也告诉了雅各贝，雅各贝没有回答，他于是就认为她的沉默正是无言的赞同。其实，雅各贝根本就没听见。她脑海中只有一件事，为什么彼尔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很快，她就明白了原因。

彼尔虽然在轻松地喝着酒，但却没能成功掩饰住自己的不安。南妮就坐在他的对面，正毫无顾忌地跟另一个男人调笑逗乐。她丈夫自然坐在她旁边，但她却把之前的一位追求者——骑兵中尉，现在是保险代理人汉森-艾弗森安排在另一侧。这时，她正是在和后者说笑。她时不时地还把脑袋亲昵地枕在丈夫的肩头，明显是想安抚他。而戴林显然并没有觉得委屈，还用亲切的目光回应她温柔的举动。

但戴林这样做，并不是如她所想的那样容易轻信，而是因为他非常确信，她不会滥用她的自由，悄悄逾越他所允许的界限。他深知她的特点和性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巧妙地勾起了她的野心，为她描绘了一幅将会跃至朝廷的远景，他因此很确定，哪怕是一点点可能招致流言的行为，她也自会抵制。不管遇到多少诱惑，她都会和在常去的商店里一样，她抚摸着一件件喜欢的商品，但只要需要自己付款，她就绝对会立刻放下。

她一眼都没有看过彼尔。但他徒劳地坐着；等待她偷偷投来一瞥。他



过去和现在对她都一文不值。她对中尉的全情投入可能是在掩饰，可能是假装的，想到这里彼尔还可释怀，但看到她似乎真的很高兴的样子，他又确实很愤怒。

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菲利普·萨洛蒙先是举杯祝福了新婚夫妇，然后立刻又请大家安静，宣布了订婚的消息。他说的尽可能简短，虽然这件事大部分客人都已经知道了，但他的话在席间还是引发了一阵骚动。

彼尔举杯站了起来，接受大家的祝贺，周围顷刻间到处都是呼叫他名字的声音，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祝福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雅各贝的将来的丈夫，还有菲利普·萨洛蒙未来的女婿。这个想法压抑了他希德纽斯人的自豪感，也让他与整个聚会更难相融。

虽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但他此前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家族传统对他的影响，他讨厌这个世俗的、开放的、纵情享乐的圈子，这个自称上流社会的圈子。成百人的交谈声，每个人都在说，远一点儿的地方还传来几句外国话，听起来就像是一群鸚鵡在叫。当他还是个乡下孩子的时候，富人的世界让他眼花缭乱，但那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越来越烦躁。桌上摆置的那些精致的花卉肯定花了几百克朗，沉重的银制烛台，还有其余专为这个场合准备的精美的摆设，身着制服的仆人，不停更换的盘子——所有这一切在他眼里不过是犹太人想要炫耀罢了。

在所有的嘈杂声中，南妮的笑声似乎越来越大，他为此心烦意躁，最终他毫不客气地向雅各贝发泄了出来，他说整个宴会都过于炫耀，愚蠢无比。雅各贝没有答话。自从她对妹妹产生疑心以来，她一句话都没有对彼尔说。即使南妮明显表现出对前追求者中尉的兴趣，也没有骗过她。她了解自己的妹妹，对于南妮来说，调情游戏的乐趣主要就在于让追求者吃醋。她同样也清楚，南妮出于某种胆怯，害怕感情被人占据，陷入危险的境地，总会躲到其他崇拜者那里寻求庇护。

她并不能确定，彼尔和南妮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展到何等程度，但她并不幻想，南妮出于姐妹之情，会考虑到她的感受。她甚至能想象，如果能把自己的未婚夫诱惑走，南妮肯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明白了，那时南妮

回国后跟她讲述自己和彼尔在国外见面的事，她在南妮眼里读到的确实是胜利者的神采。对于这一切，雅各贝绝对不会透露出去，但她会勇敢地将快乐的未婚妻的角色扮演下去。自打孩童时代起，疾病的训练就使她拥有了近乎超人般的自制力。尽管她看着听着每一件事都如坠雾中，整个过程中，她都如同置身摇晃的轮船上，但她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异常，只不过脸色比平常苍白一些，似乎是有点儿累了。

只有在彼尔面前，她才未加任何掩饰。每次彼尔跟她说话，她都别过头去。她几乎受不了听到彼尔的声音了。甚至当他的胳膊碰到她，她也会一阵颤抖。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她没有闲暇思考。每当她为疑虑的水落石出而几近崩溃时，就有朋友和熟人来敬她和彼尔喝酒。其中还有南妮也举杯祝福他们，这时，南妮才第一次看着彼尔。彼尔明显感到脊背一股凉气，南妮点点头，冲他们笑笑，举起酒杯：“干杯，亲爱的姐夫。干杯，雅各贝！”她真是无耻，彼尔心想。他脸烧得通红，不敢看南妮的眼神。

另外一边，雅各贝仍表现得非常平静，她没有喝酒，只把杯子举到嘴边。她强迫自己点点头回应，以避免再次看到妹妹严重胜利者的神采。

这时，彼尔和他将来的计划也成了席间热议的话题，至少那些离他座位很远的人都在谈。女人们都忙着打量这家里未来的女婿。大家之前就对彼尔富于男子气的外表充满好感，这时他严肃沉郁的表情，他面对友好敬酒时慎重的态度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敬意。

“是的，希德纽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坐在菲利普·萨洛蒙附近的一个人说，虽然这话明显是说给他听的，但却仿佛没有听见一样。但这番话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坐在桌子上方的那面，年纪较大，背也很驼了，留着灰色的小胡子。他就是著名的国务委员埃里克森，是城里大富翁之一，或许可能是首富，也是位大慈善家。晚宴开始之前，律师哈斯莱杰就向他谈起过彼尔，还试着引起他对彼尔工程的兴趣，关于彼尔的工程，以前他只是有所耳闻。现在，他以探寻的目光密切关注着席间所谈论的每一件事，观察着彼尔，倾听着人们对他那备受尊敬的家庭的议论。

晚宴进行到尾声时，菲利普·萨洛蒙第三次敲着杯子请求安静，但

这次不是要嫁女儿，他的解释立即引起席间一阵哄笑。他是提议大家为那桑博士举杯，欢迎他结束漫长的国外旅居生涯回国，幸运的是，国外的生活让他和国家以及国内的年轻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们都热情地举杯，许多客人，包括女人都从位子上站了起来，聚拢到博士身边和他碰杯。“跟我上次见到他相比，他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席间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好吧，他的头发可开始变白了。”

“但他还是不见老。”

他看上去究竟怎么样呢？这位威望很高，却也备受争议的人，他比任何人都积极坚定，他是在为丹麦的未来扫清道路，他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上引起了震动，其程度之巨是自从宗教改革以来都不曾有过的。他个子不高，在大多数人看来，长得也不算好看，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比较怪异。但这一点也很难评判，因为他的表情一直在变，不由自主的抽搐似的表情反映出他内在感情的变化，而随着年纪的增大，这种变化更是有意识地夸大了。他听人说话时的表情最吸引人，展现了他一切优秀的品质：渴望知识，追求智慧。

在一般的社交谈话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他显然还是更喜欢演讲。除了无限吸收的能力以外，他还渴望交流，即使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交流的欲望还像小姑娘一样旺盛。他的语气甚至会有点儿说长道短，也并不是全无恶意。

他不羁的活力也造成了人们对他的抗拒和反感，这一点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一次次地被朋友和国内的旅行者所疏远，因为他伤害了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人对男性的价值观。因为他的性情与丹麦的民族性格是如此不同，如此不可调和，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对其加以攻击。与丹麦文坛之前的犹太作家完全不同的是，他既不调整自己的个性与周围的环境相容，也不会靠一句虚伪的“我为什么要和你们掺和”来使自己置身事外。

他从不怀疑自己有权说话。他很早就感觉自己受到召唤，要为自己的国家扮演一个特殊角色。也正是因为他外族人的出身，使得他更够保持一

段距离观察这个国家的生活，并对其进行不带偏见的评价。

他所受的教育也不是一般的丹麦日耳曼类型。他熟悉罗马文化，偏爱法国式的优雅精致，年轻时代开始，他就推崇优雅的外表。此举立刻招致国人的质疑，更不用说知识分子了。事实上，他所遭受到的最坚决的抵制来自自己的大学。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引人注目；他的衬衫前襟总是雪白；他的整个外表都那么整洁完美，那些老神学教授们都觉得他是个江湖骗子。

但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述他的外表所引起的巨大影响。他当然具有逼人的才华，但并不能称作一般意义上的“天才”。他并不具备创造力，也没有发明想象的能力。

跟原创型的思想家格伦特维或凯尔克高相比，他的思想似乎缺乏深度。他性情过于急躁，因此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观点；他的生活目标太多，太追求享乐，因此无法依靠个人热情，像蜘蛛那样悄悄地结出黏性强又坚韧的蛛网。反倒是那些天赋较差的人，凭借自身的努力，或多或少都能取得一些独特的发现。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就像是金色的工蜂，在烈日和暴雨中采遍了知识的花田，然后把蜂蜜隐藏在蜚刺下忠诚地飞回蜂巢。他就像长了一百只眼睛，广泛涉猎各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学作品，凭借直觉准确地吸收一切能够激励国民的内容，然后再以最巧妙又最富感染力的艺术手法加以融合烹制，口味有甜有苦，为丹麦青年提供了一道特别的提神养分。他知道如何把一个个时代的思想史展开接通，就像是为其注入活力，使其成为一出鲜活的喜剧。他思想的闪电能照亮哲学上最艰深晦涩的篇章，经过他的阐释，最迟钝的头脑也能理解。

其背后隐藏的深奥秘密就在于他重新组合的艺术，他对年轻人的思想影响之大可谓独一无二。年轻人很快就被那桑博士迷住了，他们接近他不仅是出于丹麦人永不疲倦的民族精神，还因为他本人也积极地反对懒散。以前，丹麦的学生们还从没像这样轻松又愉快地学到知识。他们伸展四肢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长烟斗，看见一个个大文豪栩栩如生地从眼前大步